

张朝发之罪考实

缪涵诺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定海失守, 清廷对定海镇总兵张朝发“愆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进行定罪。但奏折档案、地方志、人物传记及文人日记等多种史料的对比显示, 张朝发曾主动督师防堵并率军迎击英军, 在战斗中中炮受伤, 并无“任其登岸”或畏战撤守之举。战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对其提出严厉指责, 并据此影响清廷定罪判断, 可能与推卸战败责任及部下将领畏罪推诿有关。

关键词: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定海之战; 张朝发; 乌尔恭额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589

一、缘起：乌尔恭额奏折中的矛盾指控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 第一次定海之战在浙江舟山的定海县发生。第一次定海之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首次与英军进行正面冲突的战役, 清军不到半日便迅速战败, 定海县成为鸦片战争中英军首个侵占之地。

在搜集阅读与第一次定海之战相关的史料时, 清代官修对外关系史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的一则《奏英船窜入定海登岸滋事情形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齐思和标点整理, 中华书局在1964年出版的版本, 所收录皆据故宫所藏清代文庆等人编纂的《筹办夷务始末》, 为珍贵的原始档案史料, 具有一定可信度。此奏折是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恭额于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给道光帝的折子, 折中乌尔恭额对定海总兵张朝发的态度转变十分突然, 且指责其罪行, 使笔者产生好奇、试图阅读其他有关史料, 探析乌尔恭额指罪背后原因, 考查张朝发之罪究竟是否属实, 张朝发其人有何历史评价、应当如何看待。

张朝发本籍为福建惠安人, 道光十九年就任舟山定海县总兵; 乌尔恭额为满洲镶黄旗人, 于道光十四年就任浙江巡抚, 道光二十年革职。^{[1]254} 乌尔恭额于战争发生近半个月后的六月二十二日上奏《英船窜入定海登岸滋事情形折》, 该折内容主要如下:

接准定海镇臣张朝发来咨: 在洋见有大小夹板夷船二十六只, 随即整顿炮械堵逐, 无如夷船行驶如飞, 至旗头洋面, 分作两帮, 一帮窜入定港, 一帮向西驶去。镇臣张朝发即驶回定港防堵, 一面飭令署中军游击罗建功会同署定海县姚怀祥带领兵役, 在于城厢内外及口岸炮台, 整列队伍, 严密防范。开初七日午刻, 镇臣张朝发在船与该夷接战, 未能取胜, 夷人俱已上岸, 约有三四千人, 围攻城池, 镇臣已进城保守。……臣阅看夷书, 词甚狂悖, 镇臣张朝发何以据准递收? 夷船在洋游奕, 既经带兵防堵, 何以任其登岸? 均应严查奏办。^{[2]318}

乌尔恭额的前半折客观地陈述了张朝发来咨的战前情况, 张朝发见英军来船整列队伍、严密防范; 但后半折言战败夷人上岸后, 突然对张朝发进行指责, 认为其随意递收夷书、任夷登岸, 用反问句和“任其登岸”等词强调, 且要求严查奏办, 相比前半折具有很强的主观情感色彩。其奏折反映出乌尔恭额对张朝发突如其来的怪罪态度, 前后“严密防范”“任其登岸”等言语甚至有些许矛盾。由于奏折内容受具奏人本人立场情感影响, 其态度转变究竟为何、张朝发有无罪过, 需要对比其他史料进行客观地分析。

作者简介: 缪涵诺(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晚清史。

通讯作者: 缪涵诺

二、史料对勘：定海之战中张朝发的御敌实况

查阅定海县地方志，最早在清光绪十年编纂的《定海厅志》卷二十八“大事志”中有所记载，后世的定海县志多据此版本内容摘录。光绪年间的《定海厅志》提到：

六月八日乙丑，犯定海，总兵张朝发出城御之，时承平久，兵不习战，仓卒应变，闻炮声多畏缩。朝发伤股，署中军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军守备龚配道，皆弃城走，知县姚怀祥投水死。……治定海逃将之罪，朝发拟斩，建功等遣。^[3]

又在清代档案检索系统中查阅到张炜纂辑、方俊覆辑的《张朝发列传》，此列传没有具体的成书日期，其作者张炜为山西朔州人，咸丰年间曾任奉天府府丞兼学政，^{[4][5]}应与张朝发无亲无故。《张朝发列传》中也客观地记载道：

六月，英夷船只驶入内洋，将窥定海，朝发督师船防堵。先有夷人乘杉板船呈递书词，朝发怒其语言狂悖，将书掷选，勒兵进剿。时游击罗建功等因兵力单薄，海滨无险可扼，请分兵退驻半路亭，余皆入城防守。朝发以逆夷初犯浙境，其势猖獗，若退守示弱，恐深入内地，分扰海疆。罗建功复令绅士劝阻，朝发均不从，遂开炮迎击逆夷。炮中官船，朝发伤左腿，堕水，捞救入城，以创重不能督战，与至镇海求救，城陷。朝发旋于七月身故。^[5]

从上述两则较为客观的史料中已能看出，张朝发并无“任其登岸”之罪，确有率兵与英军对战，甚至中炮身受重伤，反倒是游击罗建功等其他官兵溃退逃亡。不仅如此，张朝发还提前督师船防堵英军，面对罗建功等人退驻防守的提议、畏惧英军的心理，坚决不从，开炮迎击英军。乌尔恭额对张朝发“既经带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的指责实际上并不属实，忽略了他迎击英军所做的努力，而只从战败结果出发怪罪其没有成功抵御英军。从《张朝发列传》中“若退守示弱，恐深入内地，分扰海疆”，也能看出张朝发其实是个有国家大义、英勇尽责的将领。

三、探原：战败塞责与“悞谏撤守”罪名的罗织

至于乌尔恭额为何要用“任其登岸”这样扭曲事实的词来指责张朝发，原因也许可以从乌尔恭额在六月二十六日又上奏的一折《又奏定海失守镇臣张朝发等请革职定罪并自请议处片》略微推测。该折中乌尔恭额又指出了张朝发新的罪责，似是对先前“任其登岸”指责的补充，内容主要如下：

臣等提讯罗建功等，据称：该游击等自英船二十六只入港以后，会同文武商酌……拟将水路各兵，一半撤至离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御，一半撤至城中防守，众谋皆同……臣等亲往看验该镇张朝发及提验该护游击钱炳煥，受伤属实。伏查官军猝遇寇贼，彼众我寡，必当出奇制胜，谋定而动。今夷逆豕突定海，罗建功等拟请分兵，或战或守，众谋金同，收合尚有一千余兵，可以坚守，何至猝然城陷？乃该镇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丧城，其罪实属重大。该游击罗建功等，于败后遽即回镇，亦属罪有应得。相应请旨，将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署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煥、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营守备龚配道，一併革职，交部分别定罪……臣乌尔恭额得报较迟，筹办不及，均属各无可辞，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6][325]}

在四日后的这个折子中，乌尔恭额才向道光帝说明张朝发率军作战、中炮受伤属实，提出自己和中营游击等人也有罪责，其中可能有想推卸战败责任的缘故。在第一条“情形折”中先入为主地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张朝发，以影响道光帝的判断。且据道光帝在该折内容后的朱批“浙江水陆营武之废弛，不问可知。区区小丑，胆敢如此披猖，彼文武大吏即张皇失措，平日岂仅知养尊处优耶？”^{[7][318]}来看，第一次定海之战战败对当时的清廷来说是官兵养尊处优导致的，那么作为浙江巡抚的乌尔恭额必定早就知道自己也有责任，六月二十二日的“情形折”中极可能是由于想要推卸战败的责任，对张朝发横加指责。

除此之外，从六月二十四日的折子内容来看，乌尔恭额在提讯游击罗建功等人后得知张朝发没有听从左右营游击等人的“撤至城中防守”的劝谏，坚持迎战，将此情况定性为“悞谏撤守、以致丧师丧城”，为张朝发又添加了一条罪名。对比上述方志等史料的记载，张朝发所率水军本就优势在海攻而非陆守，且其“悞谏”是为了迎击英军，若听从罗建功等人劝谏，入城防守，似乎更是坐实乌尔恭额对其“任其登岸”的指责。据此推测，乌尔恭额对张朝发的“悞谏撤守”指责也并非张朝发真的撤守、避而不战，而他多加指责的其中一个原因很有可能

还受到游击罗建功等人谗言的影响。乌尔恭额在战败后仅提讯了罗建功等人，作为战前坚持入城防守、与张朝发对立的一方，他们极有可能会因逃避罪责而将张朝发的坚持海上迎击夸大其词，将责任推卸给张朝发。

道光二十年七月九日军机大臣奏奉的《定海镇总兵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奏》，清政府仅仅依据乌尔恭额的奏折，就认定：“定海镇总兵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当降旨将该总兵等，革职拏问，交部分别定罪。兹据刑部将张朝发拟斩监候……”^[8]道光帝实录中也写道：“此次英逆船只拥众滋事，官兵猝遇寇贼，自应出奇制胜、谋定后动，乃该总兵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署定海县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实属可悯，著该部加等议恤。”^[9]此时张朝发已因中炮濒临死亡，但清政府将张朝发定下“拟斩监候”的大罪，将其作为罪臣，即使身死，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抚恤。

由于无更确切的私人史料记载，对于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等罪责究竟是谁提出，张朝发的部下向乌尔恭额陈述战情时如何描述，究竟战况如何等问题，已无从知晓。但张朝发确有尽职抵抗英军，甚至也因此中炮奄奄一息，并非真的罪无可赦，草率地用“悞谏撤守”将张朝发与其他溃逃官兵一样定性，是否具有合理性值得怀疑。

四、评价分野：时人日记与后世史学的不同叙事

而对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张朝发是否有罪的评价，在当时的史家文人著作、日记等史料中也有涉及，且主要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面向。

一种是基于当时所阅的邸报、奏折作出评价，虽没有专门提及张朝发是否有罪，但认为是张朝发为主的官兵废弛、领导无方导致。梁廷枏在其道光末年成书的《夷氛闻纪》中提到：“六月，夷全船齐至定海，致书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欲假县地割兵岸上，语极狂悖。初七日，朝发与接仗，兵多伤，兵船亦被击而沉，溃不能守。……迨定海失事，虑隔海壖非舟师不能收复，承平久武备废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势滋延蔓。”^[10]翁心存于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六日的日记中云：“定海县于初八日已失陷，县令姚存亡未卜，镇台张朝发被炮轰伤左腿，落河，经渔船救出，现奉札调各路官兵前往救援剿灭等因，又云夷船已抵蛟门矣，阅之真堪发指。江浙兵力柔脆，加以承平日久，纪律未娴，更恐沿海饥民从而附和，奸人从而勾结，则隐忧方大矣。”^[11]李星沅也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提到：“阅邸报，知浙江于前月廿八日由驿驰奏：夷恃众登岸滋事，定海县城竟至失守……总兵张朝发、游击罗建功等均拿问治罪，仰赖雷霆震怒，妖氛自可立清。若地方官怯懦无能，各营汛废弛已久，诚宜从严整饬。”^[12]上述大臣、史家们私人史料中的态度皆是基于乌尔恭额的奏折内容和第一次定海之战战败消息得出，也许也是因为没有更细节的史料来源，他们没有明显对张朝发进行指责，但都以他为例，认为战败是不应当的，言下之意仍是消极的。

另一种则明确认为张朝发并无其罪，战败非他一人之过，甚至认为他是为国捐躯的将士。傅振照根据晚晴史学家李慈铭日记内容所编的《李慈铭年谱》中提到：“舟山总兵张朝发奋击英军，受伤不治捐躯，典史全福被俘不屈遇害，中军游击罗建功临阵脱逃，还谎报军情，罪于殉国总兵张朝发，死而问斩。”^[13]李慈铭将张朝发作为捐躯殉国的烈士看待，并且认为是罗建功等人推罪给张朝发。晚晴史学家夏燮在其著作《中西纪事》海疆殉难记篇目中更是为张朝发打抱不平：“总兵重创殒命，核以当日受伤落水，抢救回镇，其非有意逃脱、藉伤诿卸可知也。至谓其‘悞谏撤守’，据罗建功等一面之词，无论陆战未必可恃，而总兵所督者水师，防守洋面正其专责，所谓‘纵之登岸则大事去’者，固其料敌之明，欲求先发之制。迨接战不利，则彼强我弱，众寡悬殊（据奏内收合之兵不过千馀，岂能敌二十六艘之劲寇哉？以是年厦门之役较之，则当日之误，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岂总兵一人之罪哉？”^[14]夏燮所著此书依据来源也同上面翁心存等人一样是邸报、奏折等史料，但也许是因为著此书时已是咸丰年间，他立场明确、态度鲜明地认为张朝发之罪是据罗建功等人一面之词，战败的结果并不是张朝发的罪过。

当今第一次鸦片战争方向相关的一些文章也有对张朝发其人其罪进行评价。苗伟伦的《鸦片战争定海之战几个问题的商榷》认为：“张朝发‘悞谏撤守’的罪状，是其部下中营游击罗建功等人，因自己畏罪而罗织而成的。所谓‘悞谏’，不过是没有接受部属与姚怀祥等放弃海口，分兵一半扼守城南半路亭一带，半守城垣，以待外援的建议。”^[15]李章鹏、吴旭华的《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则认为：“其实，关于张朝发究竟如何‘悞谏撤守’，

并无真凭实据。这种说法，恐与巡抚乌尔恭额等逃避责任不无关联。在当时，张朝发因战伤而死，却没有当即战死，遂被认为有罪之身，诚不足为怪。但即便其真有防御失职责任，也仍不失为因战殉职的第一位清朝总兵。”^[16]

笔者在阅读了档案、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史料后，更倾向于张朝发之罪和后世对他的消极评价是乌尔恭额奏折引导的“冤罪”；是部下游击罗建功、守备龚配道等人畏罪而在向上级报告陈述时归咎到已濒死的张朝发，因为溃退逃走的另有其人，撤守以致失城的也不是业已中炮的张朝发，其部下企图让张朝发背负第一次定海之战战败责任的意图昭然若揭。但是究竟事实全貌如何，可能以后更多史料出现才会得到答案，只是笔者认为张朝发是否有罪不能依据带有主观立场的乌尔恭额奏折就一锤定音，仍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总而言之，结合上述所有史料来看，乌尔恭额奏折中对张朝发的指责实际上并不属实，张朝发之罪极有可能是“冤案”。张朝发不是畏战撤守、无所作为的总兵镇臣，恰恰相反，他英勇选择正面迎击英军，可以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第一位因抵御英军中炮而亡的将领，也许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

参考文献：

- [1]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下(附人物录)[Z].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254.
- [2]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G].北京:中华书局,1964:318.
- [3] 光绪朝.定海厅志·卷28·大事志[O].44.
- [4]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下(附人物录)[Z].151.
- [5] 张炜.张朝发列传[B].台北(中国台湾地区):台北(中国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本,故传002113号.
- [6]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G].325.
- [7]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G].318.
- [8] 军机大臣.奉旨口飭英夷船只驶至浙江定海洋面滋事定海镇总兵张朝发悞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著伊里布提同该革员严行讯究务得确情据实具奏[B].台北(中国台湾地区):台北(中国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道光朝宫中档奏折,故宫117859号.
- [9]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六·卷335[B].北京:北京故宫博物院,30.
- [10] 梁廷枬.夷氛闻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50.
- [11] 翁心存.翁心存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411.
- [12] 李星沅.李星沅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98.
- [13] 傅振照编.李慈铭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
- [14] 夏燮.中西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20:382.
- [15] 苗伟伦.鸦片战争定海之战几个问题的商榷[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17.
- [16] 李章鹏, 吴旭华.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imes of Zhang Chaofa

Miao Hannuo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Qing court condemned Zhang Chaofa, commander of Dinghai Garrison, for “stubbornly rejecting advice to withdraw defenses, thereby causing the loss of troops and the city.” Howev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historical sources—including memorials, local gazetteers, biographical records, and scholars' diaries—reveals that Zhang proactively commanded defensive operations and led troops to engage the British forces. He sustained cannon injuries during combat and did not “allow them to land” or retreat in cowardice. Following the battle, Zhejiang Governor-General Urkunge harshly criticized Zhang in his memorial, which influenced the Qing court's conviction. This may have stemmed from shifting blame for the defeat and subordinates' attempts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The First Opium War; First Battle of Dinghai; Zhang Chaofa; Urgong'e